

給福爾摩斯的一封信

莫理斯「以古喻今」道世情

莫理斯的《神探福邇，字摩斯》一書將改編成為話劇，由本地劇團「劇場空間」於明年年初搬上舞台。事實上，無論小說或話劇除了寄託作者對福爾摩斯的仰慕之情外，更重要的是「以古喻今」，讓觀者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避免在現實世界重蹈覆轍。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莫理斯向來從事電影監製等工作，但疫情的到來使很多工作都暫時停擺。「因禍得福」之際，他有了更多的閒暇時間，停下來完成自己的個人創作，《神探福邇，字摩斯》在港出版多年後，亦陸續在內地、台灣及日本出版。與此同時，他亦開始創作故事的續集，預計將會呈現四冊由1880年至1911年真實歷史為背景的神探福邇的偵探故事。

與廣闊虛構的神探小說不同，《神探福邇，字摩斯》被莫理斯形容為「給福爾摩斯的一封信書」，他向來封柯南道爾為文學偶像，書中亦根據福爾摩斯的軌跡作為藍本，再佐以香港真實的歷史時代背景。基於此，莫理斯在書寫的過程有許多需要查閱資料的時刻：「書寫之前一定會做很多的準備工夫，但中間不免有一些需要推翻自己的時候。」然而，他覺得不光是書寫有樂趣，查閱資料的過程亦同樣飽含樂趣，「有時候會被自己打斷，甚至一天半天都無法繼續，但也有可能構思了另一種想法，那時候的心情是非常喜悅的。」他說道。

莫理斯在早前的一些採訪中也曾提過他原先的意願是在英國修讀英國文學，但事實上，他對中文的文學、歷史等都抱有極大的志趣，「其實我的預科是考中國文學的，但既然去國外升學，也沒有理由在外國讀中文，所以就在輾轉中選了古希臘文、拉丁文，之後又學了法律，這是唯一『實用』的一種運用語言的科目，我便嘗試在中間找自己感興趣的地方。」

武俠與偵探價值觀有衝突

然而，莫理斯始終沒有從法律中找到自己畢生的熱情。「香港人有一樣不太



●莫理斯自稱為「創作工業從業者」。

好，就是很喜歡『名牌心理』，打官司也是一樣。就算在香港做得再好，大家都願意從英國請個外國人律師，我就覺得很沒意思。」但作為劍橋大學法律系的博士，港大法律系客席副教授的這個頭銜似乎更讓莫理斯頭頂光環，但莫理斯向來知道自己對於法律的興趣不大，「就像小時候愛看金庸的武俠小說，我就覺得武俠與偵探之間有一種強烈的價值觀衝突。」他說道。

「在偵探小說中，是有一個法律的框架在的。」正是因為其多年的法律學習、教授經驗，他對此獲益匪淺，所以對箇中喜惡亦看得清楚，「但是從我自小看的那些古龍的武俠小說，那些作品裏面官府的存在感是很弱的。」他認為這種價值觀的衝突和矛盾就是他在文字中想要探討的，也借用了書中的角色去提出疑問。莫理斯覺得自己並不是喜歡「伸張正義」，但律師這個職業委實與自己的職業理想有相當的出入，「做律師這件事和大家看電視、電影不一樣，很多人都以為律師會經常遇到那種為別人洗清冤屈、沉冤得雪的案件，但事實上你可以做一輩子也未必遇到一個。」

他說。事實上，莫理斯自己在寫作中，也在探索自己內心深處對這個世界的問號——「我沒有那麼大的野心，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古喻今』，」莫理斯說，「通過講當年的歷史，很多東西有意無意地去影射現在正在發生的事件，因為很多人說過，如果你沒有在歷史中得到教訓，你就會不斷地重複錯誤。當年的中國最大的挑戰就是怎麼面對世界，但其實現在中國的問題也是面對世界——只是變成了不同的立場和姿態。」

「其實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在百年前早就存在，我想盡量將這些問題放在故事裏面，不一定有什麼答案，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他說道。

自稱「創作工業從業者」

談到書寫是否為自己的主業，莫理斯淡淡笑說：「還養不活自己。」他稱呼自己為「創作工業從業者」，「其實我直到現在——50多歲的人了，我母親至今還會嘮叨我，覺得沒有利用自己的學識去做一個『成功』人士。」

「其實我現在最大的想法就是趁自己還算年輕，還有體力的時候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他覺得自從回流到香港，一直在從事影視方面的工作，但那些都算是「別人的事情」，「但是要做自己的事情是比較冒險的，因為要搞得成才有收穫。」不過，他認為自2019年開始，別的工作量減少之後，反而有了些時間去做屬於自己的創作，收穫一些成果。



●《神探福邇，字摩斯》將於明年2月搬上舞台。網上圖片



●他將此書形容為「給福爾摩斯的一封信書」。資料圖片

本地創意工業欠支持



談及是次舞台劇，莫理斯覺得有些遺憾的是，「香港本地的創意工業普遍來說得到的支持是不太夠的，譬如寫書這件事能夠『打入』台灣或者日本市場，這時香港人才發現原來我們是有這些東西的，反而才開始看，這是屬於『回流』的狀態。」

他說道：「舞台劇有另一個問題，我們認為政府對於舞台劇的支持制度是不太行得通的。」他稱自己也是這次參與其中才真正體會到，「我最深的感受就是當我想看，或者得知一齣舞台劇的時候，往往已經結束了，那我覺得對於香港一個這樣的國際化城市，是否應該有一個再細分出來的一種系統，來策劃、統籌這件事，讓我們的長處可以發揮出來呢？」



●2017年此書出版之際，莫理斯在香港書展中舉辦講座，並為讀者簽書。資料圖片

李雪健：用藝術創作回報黨和人民的厚望和期待

憶起不久前參加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的情形，李雪健仍難抑激動。他說：「我和大家一樣，被習近平總書記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深深打動，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心中燃起了一股強烈的創作慾望，要用實際的藝術創作回報黨和人民對文藝工作者寄予的厚望和期待。」

扎根創新 不負時代

在今年的央視國慶晚會及國慶檔影片《我和我的父輩》中，觀眾又一次見到李雪健。「雖然受放化療後遺症影響，創作上有些困難，但我不甘心，趕上這麼好的時代、這麼好的環境，我還想接着演，用有生之年有限精力，盡全力創造不負這個時代的角色。」他說道。

演員生涯40餘載，李雪健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電視劇《李大釗》中的李大釗、電影《焦裕祿》中的焦裕祿、電視劇《渴望》中的宋大成、電視劇《水滸傳》中的宋江、電影《橫空出世》中的馮石……

進入不惑之年，李雪健被查出鼻咽癌。領導立刻勸停，他堅決拒絕。他上午治療，下午拍戲，堅持把戲拍完。經過治療的李雪健，更珍惜每一次表演機會。

2002年至今，他拍攝了《建黨偉業》、《嘿，老頭！》、《搭錯車》、《少帥》、《歷史的天空》、《趙樹理》、《老阿姨》、《希望的大地》、《河山》、《我們的新時代》等多部影視作品，以不同角色活躍在觀眾的視線中。

2014年，李雪健參加文藝工作座談會，深切體會到：「扎根到生活裏去，有創新，才能出來真正好的作品，才能跟得上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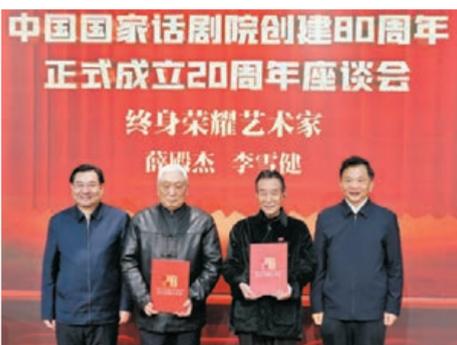
以質樸與激情並蓄的精湛演技，李雪健塑造了許多打動人心的形象，焦裕祿、楊善洲、宋大成等經典角色鑄進幾代觀眾的記憶。「五個一工程」獎、華表獎、金雞獎、百花獎、飛天獎、金鷹獎等影視大獎，他皆有斬獲，並光榮當選為黨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先後獲得全國先進工作者、改革先鋒、最美奮鬥者等榮譽，被選為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但他始終保持低調謙遜。「我的追求還是那句話：在通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大道上，做一顆堅硬的鋪路小石子！」

演好英雄 傳揚崇高

「我在雲南當過4年兵，部隊生活形成了我的英雄情結。」李雪健說。

張思德「為人民服務」，王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進喜「寧肯少活20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焦裕祿「心中裝着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在李雪健看來，這些英雄楷模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平凡中見不凡」；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共產黨員」。

李雪健塑造過李大釗、朱伯儒、焦裕祿、馮石、楊善洲、甘祖昌等優秀共產黨人形象。「我在創作中跟他們交過心，自己的心靈也一次次被這些崇高的靈魂滌蕩



●李雪健（右二）日前獲中國國家話劇院頒發「終身榮譽藝術家」證書。中新社

着。」有人問他：「你扮演了這些優秀共產黨員，有怎樣的感受？」李雪健稱，自己的感受是，希望這樣的優秀共產黨員越多越好。

30年前，李雪健因為演焦裕祿獲獎；兩年前，李雪健與焦裕祿、楊善洲、甘祖昌這些他飾演過的英雄人物一同獲得「最美奮鬥者」的榮譽。「演英雄學英雄，最後還是英雄的精神教育啟發了我，讓我不斷提醒自己：不忘初心，感恩奮進；生命不息，創作不止。」他說道。

認真演戲 清白做人

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李雪健認為，這對演員提



●李雪健在今年上映的《我和我的父輩》之《少年行》中飾演老年科學家。網上圖片

出了很高的要求。抗戰時期，京劇大師梅蘭芳蓄鬚明志，彰顯民族氣節；抗美援朝時期，豫劇大師常香玉舉行義演為志願軍捐獻飛機，展示愛國情懷。他說：「這些前輩表演藝術家不愧是引領時代風氣的先行者，在德藝雙馨上為我們作出了示範。」

他表示，為人民奉獻精神食糧，演員責無旁貸；為民族貢獻精神力量，演員大有可為。演員要做到個人修養、社會形象和作品效果相統一，珍惜自身影響力；要有自知之明，要把握分寸，要有一顆純潔的心，「下真功夫、練真本事、求真名聲」。

他認為，作為演員，不管角色大小，都要問自己盡力沒有；要用角色和觀眾交朋



●李雪健曾領銜主演電視劇《趙樹理》。新華社

友，而不是靠聲聞揮「粉絲」。「演員」這兩個字沉甸甸，飽含前輩揮得的榮譽、時代賦予的責任、人民殷切的期待。「我們應該把榮譽、責任、期待變成不斷向上的動力，認認真真演戲，清清白白做人，給『演員』這兩個字增光添彩。」

●文：新華社